

禪宗棒喝教學所蘊含之意義二

黃士益

此處，德山自云：「實無一法與人」，正與《金剛經》的般若思想不謀而合，再看如下所云：

若有人言：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須菩提！實無有法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無實無虛。是故如來說：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」須菩提！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⁷

德山禪師法號宣鑒，俗姓周，出家於性空寺。他精通律藏，熟悉諸經，善解《金剛》，時人稱之為「周金剛」。早年因精研律乘的德山，性相諸經皆已貫通，本不信禪宗，曾對人說：「出家人千年學佛威儀，萬年學佛細行，猶難成佛。南方的幾個魔子竟敢胡吹大氣，說什麼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我必要直搗黃龍，毀其老巢，滅其種類，以報佛恩。」後來還真的肩扛《青龍疏鈔》憤然到南方，企圖「掃蕩」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的禪宗，想與禪僧一決勝負。之後，他又為何突然轉

而投入龍潭崇信禪師的門下？這其中，一定有「特別」的原由啟悟了德山，導致於他最後選擇了以「行棒」來做為宏教的手段。《金剛經》的主旨是要人懂得「無相」，不被名相困擾，也不被皮相阻礙，一顆心老老實實、徹徹底底的進入生活當中，體驗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也許，《金剛經》的「無相」之理在禪門中已被活生生地轉為機用，而不再只是一堆文字符號而已，眼前的事，無心無念的去面對，身在其中，一點而也都不必執著，德山當下猶如醍醐灌頂。馮學成先生強調，對禪宗而言，當面對那些滿腹經綸的八股時，若不用棒子而用其他方法，就不會有「立竿見影」的效果了。⁸是故，與德山同行棒喝的義玄曾派弟子前去勘驗德山的「三十棒」：

臨濟聞得，謂洛浦曰：「汝去問他（德山），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？待伊打汝，接住棒送一送，看伊作麼生？」浦如教而問。師便打，浦接住送一送，師便歸方丈。浦回舉似臨

濟。濟曰：「我從來疑著這漢，雖然如是，你還識德山麼？」浦擬議，濟便打。⁹

洛浦奉師教而行，見了德山，即道：「為何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？」德山果然揮棒就打。洛浦依師之教，接住棒頭一送，德山便丟下棒子回了方丈。洛浦回去向師父報告，臨濟說：「我就是懷疑這老狐狸，雖然如此，你還認得德山嗎？」洛浦正準備回答時，臨濟也抓起棒子就打。十分有趣，最後，反而是弟子洛浦被勘驗了！

禪師在接引學人時，為何要以「棒喝」之姿開顯教法？事實上，棒喝的作用就在於接引時的「截斷」，用非常激烈快速的手段，在學人想不到的情形下，忽然截住其常規思維和流俗見解，截斷思量計較、聰明伶俐，剿絕凡情，促使其在無法「擬議」、「追思」情境下，而有創造性思維的猛然閃現，從而實現開悟。¹⁰ 由此可見，吃棒是最快「迴脫根塵」體悟自性的方法，當在思維不現起的疑情下，一棒打下去可使你頓超諸劫，嘗到了「解粘去縛」的甜頭，直取見性，藉由吃棒可體悟出那虛虛靈靈，無形無相卻能「寄根明發，應物現形」的自性。所以「棒喝」是禪門祖師在教學時所展現的一種無限生機與創意！甚至是一種慧黠的幽默感。禪師每一次的棒喝，無非是在消除弟子的「我執」，以激烈的手

段，消化弟子的情緒與習氣，每一次棒喝，都是智慧的體現。

禪師毫無定軌可循的教學手段，但憑觀機逗教，或棒或喝，任運成就學人，一次痛徹心髓的「身教」勝過千言萬語，一真一切真。禪法的密意，不是任何經籍文字所能詮釋，也不是任何教說所能傳導，只能直接以心傳心。因此，禪師們的鬥機鋒、打手勢，乃至棒喝等奇詭動作，甚至呵佛罵祖等超常言行，正是顯示「不立文字、教外別傳、即妄而真」的禪修風格和手段。

三、禪宗的歷史文化

就歷史文化的面向而言，在魏晉南北朝之時中土禪門早就已流行這種杖責的體罰，由以下《高僧傳》所載，即可看出端倪：

釋法遇，不知何人。弱年好學篤志墳素，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。後與安公相值，忽然信伏，遂投簪許道，事安為師。既沐玄化，悟解非常，折挫本心，謙虛成德。義陽太守院保聞風欽慕，遂結善友，修書通好，施遺相接。後襄陽被寇，遇乃避地東下，止江陵長沙寺。講說眾經，受業者四百餘人。時一僧飲酒，廢夕燒香，遇止罰而不遣，安公遙

聞之，以竹筒盛一荊子，手自緘封，題以寄遇，遇開封見杖，即曰：「此由飲酒僧也，我訓領不勤，遠貽憂賜。」即命維那鳴槌集眾，以杖筒置香橙上，行香畢，遇乃起，出眾前，向筒致敬。於是伏地，命維那行杖三下，內杖筒中，垂淚自責。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，因之勵業者甚眾。¹¹

上述史料之中，可以清楚明白在當時法遇門下有一僧人飲酒，法遇只是稍微加以處罰而並未將其擯逐，道安得知後，認為弟子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太妥當，於是親贈一藏有荊杖的竹筒，法遇見杖心知肚明，行香後，便當下伏地，命令維那杖打自己三下，垂淚自責心軟，執法不嚴。從此則故事我們可看出，道安執法之嚴以及法遇尊師之誠。因此，在晉代之時，杖責早已行之有年，老師可以對弟子做任何形式的體罰。

在《景德傳燈錄》卷六末所附的百丈懷海之《禪門規式》裡，也可以瞧見使用杖責來處分犯規的僧徒：

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，至曹谿以來，多居律寺。雖別院，然於說法住持，未合規度，故常爾介懷。……不立佛殿，唯樹法堂者，表佛祖親囑授，當代為尊也。……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眾，并別致喧撓之事，即

堂維那檢舉，抽下本位掛搭，擯令出院者，貴安清眾也。或彼有所犯，即以拄杖杖之，集眾燒衣鉢道具、遣逐，從偏門而出者，示恥辱也。¹²

門徒只要沒有符合規度，擾眾清安，就馬上會被處以「拄杖」之責，並且當眾燒毀其衣鉢，最後，甚至擯逐出院。由以上總總跡象顯示，當時中土禪門是流行體罰的。所謂「棒喝」的風潮，應是來自於東晉，這是可以確認。可見，杖責的傳統在中國禪門早已風行千年，而禪門宗師依此而發展出的「棒喝」教學手段，似乎早有跡象。體罰長久以來在中土已成爲禪門的一種傳統，沙門受到師尊斥喝和杖責已是稀鬆平常之事，故禪門以「棒喝」方式化導門徒，從歷史背景上看，也是不足爲奇。然而，當時的「棒喝」方式並非是禪師應機接引弟子使其開悟的手法，而僅是作爲一種處罰的手段罷了。

除了禪門之外，在中國的家訓傳統中，棒打的教育手段亦是隨處可見，所以說棒喝之風在中國已然行之久遠。

註：

7. 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08, no.

235, p. 751, a-b。

8. 馮學成：《心的世界》（廣州：南方日報，二〇〇八年八月第一版），頁248。
9. 《五燈會元》卷七，《卍續藏》80, no. 1565, p. 143, a。
10. 請參考：董群：《禪與創新》（台北：東大，二〇〇七年六月初版一刷），頁199-200。類似觀點，如馮學成所說：「棒喝是對人的思維強行強『逼拶』的一種方式，人們千思萬緒之時，忽然被棒子一打，當時那些千思萬緒立即會無影無蹤。」請參考註8，頁248。
11. 《高僧傳》卷五，《大正藏》50, no. 2059, p. 356, a。案：本文《大正藏》採用版本：台北：新文豐，大藏經刊行會編，一九九五年六月修訂版一版二刷。
12. 《景德傳燈錄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51, no. 2076, p. 250C-251a。

佛教弘誓學院暑期弘法講座通啓

第三期《阿含經》研習營

課程簡介：本課程以教師與學生共讀原典的方式，讓學員浸潤在經典所記述的情境之中，熏習阿含本教。宛若回到佛世，與諸聖眾繞佛圍坐，恭聆佛陀的編音。

教師：昭慧法師

一、上課時間：一〇〇〇年七月廿三日～七月三十日（農曆六月廿三日～六月三十日），每日上午由昭慧法師講授三堂課，每堂課五十分鐘。下午由學生依規定進度讀經、研討。晚間由性廣法師配合授課內容，指導禪觀修行。（七月廿二日下午入堂，七月三十日下午出堂。）

二、上課地點：佛教弘誓學院

三、必備教材：

1. 《雜阿含經》，大正新修大藏經（一）。
2. 《中阿含經》，大正新修大藏經（一）。
3. 《增一阿含經》，大正新修大藏經（一）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

1. 網路報名，請至「佛教弘誓學院」網站下載報名表。
 2. 以電話、郵寄或傳真方式，向本院秘書室索取報名表，並於限期內寄回。
 3. 全程參加者優先錄取，非全程參加列為備取名額。
- 五、報名截止：一〇〇〇年七月十日
- 六、備註：
1. 本研習營重視解行並重，學員須全程住校；住宿期間，須早晚靜坐，隨眾出坡。
 2. 因報名間法而擬於本院安居之僧眾，敬請於報名表中註明，以方便本院安排膳宿等相關事宜。
 3. 本期課程進度，將延續第二期內容，但亦有其獨立性。新學員若已有佛法基礎，亦可直接參加本期研習活動。倘若毫無佛法基礎，建議提早到院，事先觀看第二期《阿含經》教學DVD。詳情請洽本院秘書處心宇法師。